

「不、不要……那個好痛！我不要！」

帶著恐懼的哭喊迴響在潔白乾淨的空間裡，男孩小小赤裸的身軀被桎梏在冰涼的金屬台上，四肢、頸部、腰部都被特殊合金製成的鎖環緊緊扣在台上。

本該光滑白皙的皮膚上滿是圓孔傷疤，新舊錯雜遍佈在男孩身上。

男孩努力掙動著身軀，卻只是徒勞無功地讓那扣環勒進皮肉之中。

他睜著漂亮的眼，驚恐又絕望地看著站在台旁的數個穿著手術衣、戴著口罩的人，臉上滿是眼淚。

「不要……我不要……好痛、好痛……」男孩嘴裡反反覆覆地喊著，卻得不到任何回應。

那幾個身著手術服的其中一人手上拿著針筒對準男孩身上還未有傷口的地方，其他人伸手用力按住男孩不斷掙扎的身體。

「啊啊啊——」在粗大針頭刺入皮肉時，男孩慘叫出聲，手指、腳趾用力蜷縮起，似乎意圖藉此分心一些痛覺。

在針筒裡的紅色液體全注射進男孩身體裡時，男孩也終於抵擋那不斷衝擊神經的痛，翻著白眼昏了過去。

「成功了嗎？」一個壓住男孩手臂的人出聲問道。

持著針筒的人用那冷淡、毫無感情的聲線回答：「不知道，要看之後的情況。」

就在這話落之際，原本昏過去的男孩卻渾身顫抖，手掌不斷張握，身體用力弓起，金屬環狠狠勒住卻沒能制住男孩的動作。

只見他的身軀在禁錮之下繃緊、弓起，皮膚漸漸浮現動物的獸紋，隱約能辨認出那是虎紋，一條柔軟的長條物體也自男孩尾椎的位置伸出，赫然是一條虎尾。

幾分鐘的躁動後，男孩終於停下動作，卻始終沒清醒過來。皮膚恢復常人的樣子，尾巴也消失了。

「看樣子，總算成功了。」原先按住男孩大腿的人鬆開手，按下金屬台下方的按鈕，解開那些鎖環，又拿過放置在一旁桌上的紀錄本，一邊在上頭寫著什麼，一邊說道：「將No.23送到觀察室觀察一陣子，確定沒問題後就送到那裡吧！」

其他幾人將男孩抬起放到一旁早就預備好的病床上，便合力將他推出這個房間。

男人睜開眼，看著手上和腳上的枷鎖，偏了偏頭，看向面前正緩緩升起的閘門，健壯修長的身軀開始起了變化。

黑色的耳朵、皮膚上的虎紋、身後的尾巴……這些不是人類的特徵，卻在男人身上出現。

「讓我們歡迎4號閘門的No.23！」伴隨著他踏出去的腳步，興奮的主持人用力喊著屬於他的「名字」，轟然響起的歡呼聲在看台上炸開！

——戰鬥開始！

萊斯推著放滿「食物」的推車走在亮著燈的走道上。

走道另一端是關著競技場猛獸的監牢。

打開門鎖，他推開堅固卻輕的門，眼前是近一年來見慣的景象，耳邊是已經熟悉的嘶吼，鼻端飄來血液的鐵鏽味。

萊斯熟門熟路地打開每間牢籠上都有的特製的方形小門，小心地避開猛獸們探出的爪子，將推車上的「食物」——剛處理好的生肉，裏頭注入了營養劑和特殊的藥劑。生肉被丟進小門，那門連著滑道通向牢籠深處的鋼盆。

他手腳俐落地對走道兩旁的牢房一一重複這步驟，直到走道盡頭的那間牢房。

那牢籠裡伸出一隻白皙修長的人類的手，扯住萊斯的衣襠。

萊斯蹲下身，金色的雙眼對上一雙晶亮的灰色眼眸，他伸出手摸了摸坐在地上的人類柔軟的棕色長髮。

那人類享受地眯起眼，腦袋輕輕蹭著萊斯的掌心。

「汀格，把你身上的那件斗篷脫下來，轉過去讓我看看你的傷。」汀格是萊斯替**No.23**取的名字。

汀格聽話地轉過身解下斗篷，露出厚實健壯的背部。

萊斯細心地拆掉繃帶，摸上那道已經開始結痂的傷口，稍稍鬆了口氣。

前幾天的一場競技雖然汀格贏了，也沒有太多傷口，但是背上卻有一道自左肩延伸到右腰窩的長達**30公分**、深達**1公分**的爪痕，血流不止，驚心觸目。

但事後醫護師卻只草草上藥包紮便將汀格送回牢籠了。

萊斯是直到那天的餵食時間到了來送餐時，看到汀格不像之前那樣一聞到自己的氣味便興奮地坐在門前等著，而是臉色蒼白地蜷縮在角落，才知道他又受了重傷。

他後來又想辦法弄來了藥替他抹上，重新纏上了繃帶。繃帶是昨天才拆下來，皮肉已經慢慢癒合。

「汀格，好了喔！可以轉過來了。」

萊斯將肉遞到汀格面前，看著他就著自己的手愉快地吃起來，連耳朵、尾巴都出來了。

「汀格，吃飯就好好吃，不要把尾巴捲到我腿上！」話是這麼說，不過萊斯的手已經在汀格黑色的耳朵上摸摸捏捏。

汀格停下進食，抬起臉一臉無辜地望著他，不過纏在萊斯小腿上的尾巴又捲得更緊了。

「好了，你繼續吃吧！」

「萊斯、不餓？」汀格手貼上萊斯捧著肉的手，施力往上抬了抬。

萊斯笑了笑，那隻摸著他耳朵的手已經轉移陣地，拍上了汀格的頭，「我吃飽了，你吃就好。」

汀格點點頭，又埋首在食物裡。

萊斯看著他專心吃東西的樣子，牽起的嘴角垂了下來。